

鷦林子
附校譌續校補校
祐山雜說



中華書局

2
鷦

榛

子

附校
續校
補校

譌

趙
鈞
著

叢書集成初編

鷄 林 子（及其他一種）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 皇 島 市 資 料 印 刷 廠 印 刷

一 九 八 五 年 北 京 新 一 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鷓鴣林子引

鷓鴣林子退耕山中五年。因避俗駕。日把書坐茂林。見尺鷃往來飛鳴。聲如互答。輒輒然大笑曰。此吾忘形友也。意有所得。取木葉書之。嚙至數筐。兒子輩易以剡藤。復穴敗葉樹下。留此箇中。昔戴顒持柑聽黃鸝。以爲俗耳鍼砭。詩腸鼓吹。此吾與尺鷃論事耳。故曰鷓鴣林子云。

嘉靖戊午秋日。

鸚
林
子

此據琳琅秘室叢
書本排印初編各
叢書僅有此本

鷄林子卷一

明 桐城趙 鈺鼎卿著

閻立本善畫。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。曰徒虛得名耳。明日又往。曰猶近代佳手。明日又往。曰名下定無虛士。因坐臥觀之。留宿其下。嗚呼。吾輩見前賢著作。初盛氣觀之。自爲能過。及學稍有得。然後覺其用意深遠。邈然難及。因手之終日不忍釋去。是以學者甚不可有易心。易心生則學不進。

昔晦堂老子嘗問山谷。吾無隱乎爾之義。山谷詮釋再三。晦堂終不然其說。時暑退涼生。秋香滿院。晦堂因問曰。聞木犀香乎。山谷曰。聞。晦堂曰。吾無隱乎爾。山谷乃服。此正吾夫子無隱之教。得晦堂發明透徹。所謂四時自行。百物自生者也。但學者不能隨處見得。

蘇子由云。讀書須學爲文。餘事作詩耳。吾有旨於其言。學者覃一生精力。白首於王孟之門而不忍去。然竟何所發明。信詩者文之餘也。

范景仁與司馬溫公。皆上疏論律尺之法。又與光往復論難。凡數萬言。往在館職。唯議樂不合。弈棊以決之。君實不勝。後二十年。君實在西京。往候之。不持他書。唯持向所說樂論八篇。爭論者數夕不能決。又投壺以決之。景仁不勝。君實謹曰。大樂還魂。二公論樂而終之以戲何。所以平勝氣也。勝氣難平。唯在虛心觀理。若詞鋒甚銳。則宜暫止。少選氣和。是非自見。故人知有言之辨。而不知無言之辨。辨之至者也。如復墨守。牢不可攻。知者代作。留俟百世可也。

徐師川山谷外甥也。晚年欲自立名。客有稱其源自山谷者。不樂。答以小啓曰。涪翁之妙天下。君其問之水濱。斯道之大域中。我獨知之。濠上。夫古人稱人之善。必本其所自。而學者自述。亦曰。某氏某氏之學。今師川名成職重。遂俯視外家。不有涪翁。以至後世父子兄弟。亦各立門戶。自成一說。以相雄長。古道蕩然盡矣。嘗聞穎濱於東坡亡後。亦曰。此後文字。人不謂家兄手定矣。穎濱且然。他尙何責哉。昔陳無己與晁以道。俱學文於曾子固。無己晚得詩法於黃魯直。他日二人論文。以道曰。吾曹不可負曾南豐。旣而論詩。無己曰。吾此一瓣香。須爲山谷道人燒也。二公自能用情。

柳惔與兄悅。小時齊名。王僕射一日造世隆宅。世隆謂詣己。及至門。唯求悅與惔。遣爲世隆曰。賢子俱有盛才。一日見顧。今故報禮。若仍相造。似非本意。恐年少窺人。嗚呼。安有入人之室。見其子而遺其父者乎。雖爲愛才。實已長傲。而爲之子者。挺然受長者之顧。亦自忘其有父。賢者若是乎。噫。年少未能窺人。人可。以窺年少矣。

張新安少與顏光祿鄰居。顏談議飲酒。誼呼不絕。新安靜翳無言。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。設胡牀坐聽。辭義清玄。顏指謂坐賓曰。此中有人。由此不復酣叫。此吾人最受傷處也。然則昔之酣叫。盡謂坐上無人乎。因人以爲疏密。所失多矣。古人閨閣之中。相對如賓。何況見客。然聞言知謹。亦見省發。

賈淑性至險害。邑里患之。林宗遭母喪。淑來修弔。旣而孫威直後至。見林宗受惡人弔。不進而去。林宗遽追謝曰。賈子厚誠凶德。然洗心向善。仲尼不逆互鄉。故吾許其進也。後淑憾悟。終成善士。此正見吾儒作。

用。陰者不爲。孔孟之後。惟明道識得此意。

建元中都下舛維。且多姦盜。上欲立符伍。家家以相檢括。王仲寶曰。京師翼翼。四方是瞻。必也持符於事。既煩理成不曠。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。人皆以是稱謝太傅。然則京師之所謂廣大。顧在是乎。邇來都城多盜。往往候門相第。陰入篡取。莫能窮詰。而姦作不時潛入。中朝事體。夷庭無不訶知。欲立保伍。人至不敢夜行。殊亦廢事。識治體者當自有說。

張九齡獎愛李泌。常引至臥內。九齡與嚴挺之。蕭誠善。挺之惡。誠好。勸九齡絕之。九齡獨念嚴太苦勁。不若蕭輒美可喜。方命左右召蕭。泌在旁率爾曰。公起布衣。以直道至宰相。顧喜輒美者乎。九齡改容驚謝。因呼小友。以九齡猶喜輒美。交道可知矣。然則正直難偶。何但君臣。此古人所以有惡繩之歎也。

今道家用符法禁呪。不甚信之。及讀稽聖賦。謂鳩善禁呪。其性甘帶。能呪大石使起。取蛇食之。其禁石時。舉翅而行前卻。如道士禹步。則石防然而起。斲木善爲禁法。能曲爪畫地爲印。則穴之塞自開。飛輒以翼。漫之。今鼠竊用其印。以發局鑰。信然。則天地間有正術。必有邪術。未可謂全無也。

蕭穎士嚴酷異常。有一僕事之十餘年。穎士每加箠楚。輒百餘。不堪其苦。人或激之使去。其僕曰。我非不能他從。所以遲留者。特愛慕其博奧耳。嗚呼。主人博奧。於僮僕何與。雖受鞭撻。猶不忍棄去。此其好德之心。可與汶汶者道哉。今人子弟之於父師。少加訶責。已不能堪。去此僕遠矣。

陸相知舉放崔羣。後羣知舉。陸氏子簡理被黜。羣妻李夫人謂羣曰。子弟成長。益置莊園。公曰。今年已置。

三十所矣。謂知舉放三十人也。夫人曰。君非陸贄門生乎。君掌文柄。陸氏子無一得仕者。如以君爲良田。陸氏一莊荒矣。羣無以對。夫舉士公典也。寧樹桃李爲門戶地乎。崔之言市道也。羞稱爲宣公弟子。然則不舉陸氏子。是乎非乎。曰。顧其才何如耳。如其不才。黜之非我。雖然。世少厚德。嘗見霍渭厓有門人請宴。諾之。至日不往。封書一冊。送之宴上。乃羅峯張相公祭文也。當時霍與張同主試。張公故。門人獨無言。霍以是愧之。曰。死且不奠。生而食我。寧有敬心乎。一時門人皆慚謝而退。由是觀之。良田多失。不獨陸氏就荒也。

王求玉除尙書僕射。素有腳疾。常還家臥。不時入直。江夏王啓宋文帝曰。王球誠有素譽。頗以物外自許。端任要切。或非所長。帝曰。誠知如此。要是時望所歸。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職。蓋所以崇素德也。遂見優容。後以白衣領職。嗚呼。收時望者。要在得賢任事。乃僅取充位。惡得爲賢。宋之君臣。兩失之矣。近世亦有以虛名得美地。縱職業不能。人猶恕之。盛名亦復累人。若此。唐常袞當國。崔祐甫在中書。舍人岑參初掌綸誥。稱疾不宿直。崔以舍人職在樞密。今疾久雜局。袞曰。此子羸疾。諸賢豈不能容。崔曰。相公若知岑疾。不當遷授。既居此地。安可以疾辭王事乎。亦自有見。

宋龐籍以工部侍郎爲樞密使。言近世養兵務多而不精。請與中書議簡汰之法。仁宗疑焉。籍曰。儻有一夫之呼。臣請以百口償之。卒省兵八萬人。我朝營兵雖多。老弱居半。又皆京師遊蕩之夫。及內臣家僮子姪。代役其中。蓋隱射月糧馬匹。租艸衣絮。實未嘗身親行伍也。昔馬文昇在本兵時。嘗奏白簡汰卒。訛言

騰沸。孝廟呼至御前止之。及今以爲口實。莫敢議及。余巡視團營時。以是爲言。逆鸞竟不行。豈真不可汰耶。能行之有道。亦自無譁。大抵士君子苟且立朝。不肯任怨。率多類此。

蜣螂。五六月之間。經營穢場之下。車轉糞丸。至濁者也。久之成蜣白。如尸解僊去。其尸解時必入土。余嘗掘而視之。其形似蟬。夫蟬飲露。至清者也。而蜣螂能化而爲之。豈非惡濁而求爲清者乎。則貪夫亦可化而爲廉矣。抱朴子曰。玄蟬潔飢。不羨蜣螂穢飽。卒能去穢忍飢。則又足嘉。然則清者必多飢乎。故君子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也。

陳穎。南昌人。業進士。題漢祖廟曰。項羽英雄猶不懼。可憐容得辟陽侯。遂得狂疾而卒。夫醇謹者自無口過。而儉夫不但好訐人私。往往輕伐古昔。卒被人非神譴。以口滅身。孰爲幽冥可欺。傷哉。

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。孫慢傲過度。季倫欲表免之。裴叔則聞而謂之曰。季舒酒狂。四海所知。足下飲人狂藥。責人正禮。不亦乖乎。吾聞長者之言。不覺瞿然。夫以醉語細故。動相苛責。誠非曠度。飲者不自操持。率以酒失求原。大非善事。如遇褊心人。則灌夫之禍。前車可鑒。今又有人假酒佯狂。敢行欺侮。醒醒謝過。罪歸麴生。則又濟惡助姦。蔑德甚矣。

陽城年長不肯娶。語羣弟曰。吾與若孤惇相育。既娶則間外姓。雖其處而益疏。我所不忍。羣弟義之。亦不娶。遂兄弟同處終身。嗚呼。此吾之所未解也。異姓入門。最易離間。有道者處此。亦自有法。今欲全友愛。忍廢人倫。所謂因噎去食者也。賢者之過。亦能害事。抱朴子曰。兔不牝牡。騰蛇不交。不可謂貞。此未足稱也。

溫大雅將改葬其祖父。筮者曰：「若葬此地，常害兄而福弟。」大雅曰：「若得家弟永康，我當含笑入地。」葬訖，歲餘果卒。嗚呼！術者每持是說以惑人，令益疑翳。吾鄉有張姓者，兄弟甚友愛，喪母卜地，一僧指曰：「近舍有佳兆，但弟不利。」弟即拜謝曰：「兄如富盛，自當恤我。」葬後，季室子孫遂至逃絕。與此相類，然則地理天道，不相統貫耶？一言偶中，百世傳疑。今兄弟衆多，常有數年爭勝，不葬其親者，誰與決之？

崔公儒是韓魏公夫人之弟。魏公執政日，用監司有非其人者，公儒曰：「公居陶鎔之地，宜法造化爲心，造化以蛇虎者，害人之物，故置蛇于藪澤，置虎于山林，公今何乃置之通衢，使爲民害？」嗚呼！此古人所以物物爲之所也。後世常軸者，率引用子弟私人，列置要地，不復問其修職與否，甚至亂政，亦所不計。其亦未以造化爲心乎？吾嘗三復斯言。

陸黶曉爲督熙王長史，立身清肅，僚佐造見，必起送之。或語曰：「長史貴重，不宜妄自謙屈。」陸曰：「我性惡人無禮，不陸不以禮處人。」又未嘗輕士大夫，或問其故，陸曰：「貴人不可輕，而賤者乃可輕。人生何容立輕重？于懷抱嗚呼！此長者之言也。」今人于坐立稱謂之間，好爲低昂，自爲持體，往往顏色詞氣，變態立異，殊爲可笑。吾師歐陽南野公嘗見一士夫方驪治，忽報屬吏見，即斂容厲聲，公曰：「安得爲此？」曰：「見屬吏當如是。」公大笑曰：「此好作生人相也，亦是涵養朱定。」

司馬德操盛德絕倫，有人臨蠶求簇箔，德操自棄其蠶而與之。或言：「凡損己贍人，謂彼急我緩，今彼此正等，何緣如此？」德操曰：「人未嘗求己而不與，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？此與微生乞醯事何異？孔子美之。」

蓋微生好直。嘗以佞譏孔子。孔子舉乞醯以美微生。能委曲以行其德。非徒直者。後人以爲貶辭。非矣。此自盛德事。何庸貶刺。與纖纖以有無爲情者不同。

范孟博遷光祿勳主事時。陳仲舉舉爲光祿勳。范執公儀詣陳。陳不止之。范懷恨投板棄官而去。郭有道聞而讓仲舉曰。若范孟博者。豈官以公禮格之。今成其老就之名。得無自取不優之議。仲舉乃謝孟博。裴解爲陝府錄事參軍時。李汧公充觀察。始至。官屬謁訖。令別召裴錄事。坐與之語。且云。少頃有燕。便請隨判官同赴。及燕。三召不至。公怒。召裴讓之曰。某忝公之官長。以素聞公名。兼朝中親友。話公美事。思接從容。故超越禮分。而約赴燕。遂累召不來。何相忽之甚也。解正色言曰。中丞細思之。未知誰失。必也正名。各司其局。古人所守。其敢忘之。中丞府中。自有賓僚。某走吏也。安得同之。汧公曰。老夫過矣。解退。汧公命駕訪之。置在賓席。嗚呼。君子以禮自處。亦以禮處人。禮者何。名分之謂也。孟博以公儀見。乃責人以禮外相崇。裴解則堅曰。卑執。不受人分外之禮。賢者器識何別。

何思澄終日造謁。每宿豫作名紙一束。曉便命駕。朝賢無不悉狎。所在命食。有人方之婁護。思澄欣然當之。嗚呼。此巧宦之一端也。人至今能之。昔范蜀公有子弟赴官。乞書詣見朝貴。公不許。曰。仕宦不可廣求人知。受恩多則難爲立朝。抑何超然遠覽。彼肯向人庭前與槐柳並列者耶。

法秀師嘗語黃魯直曰。公作豔畎小詞。可罷之。魯直曰。空中語耳。非殺非偷。不至坐此墮惡道。師曰。君以邪言蕩人淫心。使逾禮越禁。其罪豈止墮惡道而已。魯直由此不作詞曲。此真可以戒矣。今人好爲淫詞。

使歌者習之。燦燦閭里。如聖人作。當在流放之列。其有以前賢爲戲。罪且無赦。豈止墮冥道而已。儒者亦復爲之。法秀之言。誠爲善誘。

連庶爲壽春令。縣有淮南王舊壘在山間。州守議取其甃爲城。庶曰。弓矢舞衣。傳之百世。藏于王府。非爲必可用。蓋以古之物傳於今。尙有典刑也。壘因是得存。嗚呼。今人好壞前賢遺迹。其亦未聞此論乎。嘗見仕人因邑中碑刻。世多求者。輒令斷毀。曰爲地方去累。非惟不知好古。其忍心甚矣。使輸議。常與祖龍焚書同科可也。

若谿謂古今人作明妃辭曲多一意。唯呂居仁獨不蹈襲。其詩云。人生在相合。不論胡與秦。但取眼前好。莫言長苦辛。君看輕薄兒。何殊胡地人。夫詩在言志。豈貴新奇。此何指諭。嗚呼。是詩也。使李陵聞之。誠中阿堵。若誦於蘇子卿之側。當咋舌自愧矣。

唐王義方爲魏徵所知。徵欲妻以夫人之姪。王辭不取。俄而徵薨。王乃取女。人問其故。曰。初不附宰相。今感知己故也。元移刺子敬有良馬。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。子敬以元宜爲相。不與。後元宜罷守東京。子敬乃以此馬贖行。古人用情乃若此。今人有求。率意取色受。朝有抗詞。暮有隱禍。不得申臆於去住存沒之時也。二相忘情得失。並足嘉尙。

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。喟然歎曰。吾已知富不如貧。貴不如賤。但不知死何如生耳。爲子嫁娶畢。敕家事。斷之云。當如我已死。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。不知所終。嗚呼。今人常虛懷物外。雅慕向公曰。嫁娶

未畢。尙滯佳期。夫嫁娶何與吾事。吾人自爲兒女作。駟僮耳。俗緣難斷。終阻遐蹤。兒女催人。何能了了。終是透此關竅。不得爾。每念及此。常曰。天地不仁。以萬物爲芻狗。聖人不仁。以萬民爲芻狗。父母不仁。以兒女爲芻狗。

崔彥玄清虛寡欲。以簡正見稱。初和士開擅朝。曲求物譽。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。世門之胄。多處京官。彥玄二子。並爲外任。弟廓之從容言曰。拱擴幸得不凡。何爲不在省府之中。清華之所。而並出外藩。有損家代。彥玄曰。吾立身以來。恥以一言自達。今若進兒。與身何異。卒無所求。此真可以勵俗。近世紛紛乞恩。抑何不達。

張亶熙寧中。夢行入空中。聞天風海濤聲。振林木。徐見海中樓闕金碧。瓊琚瑯珖者數十人。揖亶出。紙請賦詩。細視筆硯。皆碧玉色。且戒之曰。此間文章。要似隱起鸞鳳。當與織女機杼分巧。過是乃人間語耳。亶成一絕句云。天風吹散赤城霞。染出連雲萬樹花。誤入醉鄉迷去路。旁人應笑忘還家。有僊人曰。子詩佳絕。未免近凡。觀此可以知作詩之旨。夫詩貴情景穩稱。作帝王家詩。不得用田間語。若賦野叟林翁。使內殿祕閣事。恐菜餚中著鱗脯不得。

趙承旨孟頫初至京。會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。衆欲計至元鈔二貫贓滿者死。承旨抗言其非。曰。始造鈔時。以銀爲本。虛實相權。今二十年間。輕重相去至數十倍。故改中統爲至元。又二十年後。至元必復如中統。使民計鈔抵法。疑於太重。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。謂之二寶。銀錢與二物相權。謂二虛。四者爲直。雖升

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。以絹計贓最爲適中。況鈔乃宋時所辦。施於邊郡。金人襲而用之。皆出於不得已。乃欲以此斷人死命。似不足深取也。卒奪衆議。又論王虎臣不宜往按總管趙全及諭奉御徹里輪桑哥丞相之惡。吾常偉之。曰承旨立朝大節。總總可稱。乃獨稱其字畫。何也。史官楊載亦稱孟頫之才。爲書畫所掩。知其書畫者。不知其文章。知其文章者。不知其經濟之學。乃知多技累人也。故法秀師亦嘗讓李伯時爲士大夫而以畫名。行已可恥。又作馬。忍爲之耶。伯時悲曰。作馬無乃例能蕩人心。墮惡道乎。師曰。公業已習此。則日久思其情狀。求爲神駿。繫念不忘。一日眼光落地。必入馬胎無疑。非惡道而何。伯時大驚。不覺身去坐榻。曰。今當何以洗此過師。曰。但當畫大士像。伯時遂畫此像。妙絕天下。夫以冥道相誘。雖非至論。謂士夫作畫。行已可恥。亦名言也。學者當知所重。毋託辭於遊藝焉。

虞伯生與元明善俱以文章著。二人相得甚歡。至京師。乃復不相下。董士選自中臺行省江浙。二人送至都門。士選曰。伯生以教道爲職。當蚤還。復初宜更送我。伯生還。明善送至二十里外。士選下馬入邸舍中。爲席酌酒同飲。舉酒屬明善曰。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。無補國家。惟求得佳士數人。爲朝廷用。如復初與伯生。他日必皆光顯。然恐不免爲人構間。復初中原人。仕必當道。伯生南人。將爲復初摧折。今爲我飲此酒。慎勿如是。明善受卮酒。跪而酬之。起立言曰。請公再賜一卮。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。乃再飲而別。嗚呼。古人愛才。曲爲保護。若此。今朝中有一人以此爲心。則善類全矣。

呂子義往省一友人。嫌其設酒食。懷乾糲而往。主人盛爲供饌。子義出懷中乾糲。求一杯冷水食之。此古

今人所共高者。但置主人何地。如不可共食。則不當往省。因思王江州欲識陶淵明。不能致。淵明嘗往廬山。王令淵明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。淵明有脚疾。使一門生二兒輩籃輿。既至。欣然便共飲酌。俄頃王至。亦無忤也。終是胷中灑練。

富鄭公爲樞密使。英宗初卽位。賜大臣永昭陵遺留器物。已拜賜。又例外獨賜鄭公如干。鄭公力辭。東朝遣小黃門諭公。此微物。不足辭。雖家人亦以爲不害大體。屢辭恐違中旨。公曰。此固微物。要是例外也。大臣例外受賜不辭。若人主例外作事。何以止之。竟辭不受。此王魏公所以有美珠之憾也。

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時。天下嚮慕。賓客如雲。邴根矩獨守道持常。若非公事。自不妄舉動。曹公微使人從容問之。邴荅曰。吾聞國危不事冢宰。君老不奉世子。此典制也。曹公深重其言。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。太子欲言宮市之弊。人皆贊美。叔文獨無言。罷坐。太子謂叔文曰。君何獨無言。叔文曰。太子視膳問安外。不合輒預他事。陛下在位歲久。如小人雜間。謂殿下收取人心。則安能自解。太子聞之曰。苟無先生。安得聞此言。觀此二事。則知所以安儲君。全臣節矣。昔王勃在沛王府時。諸王方共鬪雞。勃戲爲沛王檄英王雞。高宗見之大怒曰。此殆交構之漸。卽日竄勃。輕動若此。豈不悲哉。

御史臺有閹吏。隸臺中四十餘年。善評其優劣。每以所執之挺。待中丞之賢否。中丞賢則橫其挺。否則直其挺。此語諠于縉紳。凡爲中丞者。唯恐者挺之直也。范諷爲中丞。聞望甚峻。一日視事次。閹吏忽直其挺。范大驚。立召問曰。爾挺忽直。豈覲我之失耶。吏初諱之。苦問。乃言曰。昨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造食。指揮

數四庖人去。復丁寧之。大凡役使者。受以法而觀其成。苟不如法。有常刑矣。何事喋喋。若使中丞宰天下。不止一庖人之任。皆欲如此喋喋。不亦勞而可厭乎。某心鄙之。不知其挺之直也。范大笑。慚謝。此言似覺知大體者。嘗見達官分置下人。語多不詳。及其失誤加責。亦已後時。大都與庸人言。不得不多。與君子言。不得不簡。自有祥略耳。昔張茂先問孔明言教何碎。李密曰。昔舜禹皋陶相與語。故得簡大溫詰。與凡人語宜碎。孔明與言者無己敵。言教是以碎耳。茂先大善其對。此真得君子之心。若直挺者。所謂下人強作解事者。

裴晉公不信術數。每語人曰。雞豬魚蒜。逢箸則喫。生老病死。時至則行。詩曰。民之質矣。日用飲食。不識不知。順帝之則。此之謂也。今人慕僊悅佛。妄念盈腔。乃欲變食。便可永筭。可謂不知順天者矣。然清心寡慾。節食頤貞。亦是美事。但不可有妄心耳。

晉朱伺有武勇。江夏太守楊珉問將軍擊賊。何以多勝。伺曰。兩敵相對。惟當忍之。我能忍。是以勝。夫兩軍相向。勇者先登。今不貴勇而貴忍。此真一字千金。兵法也。嘗問教師曰。兩人相鬪。勝負未分。能先決乎。曰。後動者勝。蓋已見形故耳。是以君子貴養氣。老子曰。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先也。而後之。以此。

慶厯中。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在臺中。力引石介爲諫官。執政亦欲從其請。時范文正爲參政。語同列曰。石介剛正。天下所聞。然性亦好異。若使爲諫官。必以難行之事。責人主以必行。少拂其意。則引裾折檻。叩頭流血。無不爲矣。主上雖富有春秋。然無失德。朝廷政事。亦自修舉。安用如此。人服其言。後溫公欲用張